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九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三十九

金史卷九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

費摩亨

本名哈布

沃呀忠

本名蘇布

張大節

子巖

張亨

韓錫

鄧儼

巨構

賀揚庭

閻公貞

焦旭

劉仲洙

李完

馬百祿

楊伯元

劉璣

兄琬

康元弼



伊喇益

本名托
摩希

費摩亨字仲通本名哈希臨潢府人其先世居遼海祖
諱華善者天輔間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後徙居臨
潢亨性敦敏習儒大定間收充奉職世宗謂曰聞爾業
進士舉其勿忘為學也二十八年擢第世宗嘉之升為
奉御一日問以上古為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
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歛而已章宗即位諭
之曰朕左右侍臣多以門第顯惟爾繇科甲進且先朝

信臣國家利害為朕盡言俄擢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遷鎬王府尉出為定國軍節度副使三遷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豪猾從衡前政莫制亨下車宣明約束闔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遷本路副統軍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時世襲家豪奪民田亨檢其實悉還正之泰和五年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太雪民多凍殍亨輸已俸為之贖贍及勸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

卒於官上聞而惜之贈嘉議大夫賻物甚厚亨性尤謹
密出入宮禁數年讜議忠言多所裨益有稿則焚之雖
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沃喙忠本名蘇布蓋州人也習女直契丹字歷兵部樞
密院尚書省令史再轉大理寺知法遷右三部司正練
達邊事嘗奉命使北歸致馬四千餘匹詔褒諭之大定
二十六年為監察御史轉尚書省都事章宗立遷尚書
兵部員外郎出為滄州刺史河東路提刑副使圖克坦

伊勒呼舉以自代改滕州刺史嘗調發黃河船數以稽
期聽贖授北京副留守入為同簽樞密院事兼沂王傅
承安二年拜武寧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三年卒年七十
一忠性敦慤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權貴故時譽歸之
張大節字信之代州五臺人擢天德三年進士第調崞
縣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判留務甚愛重之海陵修汴京
以大節領其役世宗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富貴可一
朝遂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尚書省令史擢

祕書郎大理司直會左警巡使闕世宗謂宰臣曰朕得其人矣遂授大節俄以杖殺豪民為有司所劾削一階解職未幾授同知洺州防禦使事入為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溝水囓安次承詔護視堤城擢修內司使推排東京路戶籍人服其平進工部郎中時阜通監鑄錢法與吏部員外郎麻珪涖其事積銅皆窳惡或欲徵民先所給直大節曰此有司受納之過民何與焉以其事聞卒得免徵就改戶部郎中定襄退吏誣縣民匿銅者

十八村大節廉得其實抵吏罪民斲石頌之召授工部

侍郎改戶部世宗東巡徙太府監諭之曰侍郎與太府

監品同以從行支應藉卿辦耳尋為宋生日使還授橫

海軍節度使過闕謁謝東宮顯宗撫慰良久曰萬事惟

中可也因牒其公堂曰惟中郡境有巨盜久不獲大節

以方畧擒之後河決於衛橫流而東滄境有九河故道

大節即相宜繕堤水不為害章宗即位擢中都路都轉

運使因言河東賦重宜減議者或不同大節以他路田

賦質之遂命減焉乞致仕不許徙知太原府以并代鄉
郡故優寵之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
而審之果為姦夫所殺人以為神西山有晉叔虞祠舊
以施錢輸公使庫大節還其廟以給營繕選授河東路
提刑使未赴留知大興府事治有能名閱歲移知廣寧
府復請老授震武軍節度使部有銀冶有司以為爭盜
由此生付河東西京提刑司與州同議皆以官權為便
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且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

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諭課則其游手者有所資
於官亦便上從其議復乞致仕許之仍擢其子尚書刑
部員外郎巖叟為忻州刺史以便祿養永安五年卒年
八十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勉後進自以得學於任侗
待侗子如親而加厚又善奕碁當世推為第一嘗被召
與禮部尚書張景仁奕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脩
能官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姦耳張大節賦性
剛直果於從政遠在王脩之上借乎用之太晚又屢語

近臣曰某某非不幹然不及張大節忠實也其見知如此

巖叟字孟弼大節子也大定十九年進士調葭州司候判官再除雄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評事再遷監察御史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使事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刑部員外郎忻州刺史以父憂去官起復大理少卿河北東西大名等路按察轉運副使累遷刑部侍郎兼夔王傅太常卿兼國子祭酒大安三年朝廷欲塞

諸城門以為兵備集三品官議於尚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除鎮西軍節度使移定國軍貞祐二年改昭義復移沁南逾年按察司言其年老不任邊要乃致仕退寓洛陽卒

張亨字彥通大興潞陰人登皇統六年進士第調樊山丞以廉幹聞授弘州軍事判官厯鉅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補尚書省令史除大理司直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授

戶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坐草場使鄧汝霖盜草失舉劾解職削一官起授戶部尚書世宗謂宰臣曰御史中丞馬惠廸與張亨人才孰優平章政事張汝霖曰惠廸為人雖正於事不敏亨吏才極高上曰如汝父浩於事明敏少有及者但臨事多徇若無此過則誠難得之賢相也時車駕東巡費用百出自遼以東泉貨甚少計司患其不給欲輦運以支調度亨謂上京距都四千里若輓錢而行是率三而致一也不獨枉費國

用無乃重勞民力乎不若行會便法使行旅便於囊橐
國家無轉輸之勞而用自足矣出為絳陽軍節度使已
而復謂宰臣曰漢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張亨近
令補外頗為衆議所歸以朕觀之無甚過人小官中豈
無才能之士第未知耳又曰亨嘗為左司奏事多有脫
畧是亦謬庸人也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時方重
其選上以亨為河東南北路提刑使兼勸農採訪事訪
其利病條為十三事以聞上嘉納之亨在職每事存大

體畧苛細御史以寬緩不事事劾之降授蔡州防禦使
明年遷南京路轉運使轉知歸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
卒年七十八亨才識強敏明達吏事終始有可稱云

韓錫字難老其先自析津徙薊之漁陽祖貽愿遼宣徽
北院使父秉休歸朝領忠正軍節度使錫以廕補閤門
祇候天會中南代錫從軍掌禮儀俄以母老廼就監差
久之授神銳軍都指揮使入為宮苑使天德元年擢尚
書工部員外郎領燕都營繕特賜胡礪榜進士及第四

遷尚書戶部侍郎以母喪解旋起復舊職付金牌一銀
牌十籍水手於山東時蘇保衡為水軍都統趨杭州
俾錫部船三百會廣陵適保衡敗還喪船過半令錫補
足之時水淺船不得進海陵遣使急責之衆稍亡錫召
諸豪諭之曰今連保法嚴逃將安往縱一身偶脫其如
妻子何衆悟亡者稍止大定改元於遼東錫奔赴行在
詔復前職明年授同知河間府事引見於香閣誠之曰
聞皇族居彼者縱甚卿當以法繩之錫下車宣布詔言

後無有撓政害民者遷孟州防禦使累拜絳陽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事告老許之明昌五年卒年八十三

鄧儼字子威懿州宜民人也天德三年擢進士第大定中為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尋轉左司掌機務者數年有司奏使宋者世宗命選漢官一人參知政事梁肅以戶部侍郎王脩工部侍郎張大節左司郎中鄧儼對世宗曰王脩張大節苦無資歷與左右司官辛苦不同其命儼往嘗謂宰臣曰人言鄧儼用心不正朕視儼奏事

其心識甚明在太府監心亦向公宰臣因奏儼明事機
有心力於是擢戶部侍郎翌日復謂宰臣曰吏部掌銓
選當得通練人可寘儼於吏部因改命焉累遷中都路
都轉運使明昌初為尚書上命尚書省集百官百官議
如何使民棄末務本以廣儲蓄儼言今之風俗競為侈
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貴賤上下衣冠車馬室宇器用各
有等差裁抑婚姻喪塋過度之禮罷去鄉社追逐無名
之費用度有節則蓄積日廣矣尋知歸德府事致仕卒

初儼致仕復彘綠求進上問左右鄧儼可復用乎平章
政事完顏守貞曰儼有才力第以謀身為心上曰朕亦
知之然儼可以誰比守貞曰臨事則不後於人但多務
自便耳儼前乞致仕陛下以其頗黠故許之甚合衆議
今使復列於朝恐風化從此壞矣上然之遂不復用云
巨構字子成薊州平谷人幼篤學年二十登進士第由
信都丞察廉為石城令補尚書省令史授震武軍節度
副使改同提舉解鹽司事以課增入為少府監丞再遷

知登聞檢院兼都水少監時右司郎中段珪卒世宗曰
是人甚明正可用如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二十五年
除南京副留守上謂宰臣曰臣構每事質而內明悟第
乏剛鯁耳佐貳之任貴能與長官辨正恐此人不能爾
若任以長官必有可稱章宗即位擢橫海軍節度使承
安五年致仕卒構性寬厚寡言所治以鎮靜稱性尤恬
退故人既貴不復往來先遺以書則裁答寒溫而已大
定中詔與近臣同經營香山行宮及佛舍其近臣私謂

構曰公今之德人我欲舉奏公行將大任矣構辭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籍始終無過云

賀楊庭字公叟曹州濟陰人也登天德三年經義進士第調范縣主簿兼尉籍有治聲大定十三年由安肅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沁南軍節度副使入為監察御史厯右司都事戶部員外郎侍御史右司員外郎世宗喜其剛果謂楊庭曰南人礦直敢為漢人性姦臨事多避難異時南人不習詞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

第者多殆勝漢人為官俄以廉能遷戶部郎中進官二階頃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東道路轉運使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驛召赴闕授山東東西路提刑使楊庭性疾惡纖介不少容明昌改元詔諸路提刑使入見親問所察事條至楊庭則斥之曰爾河治之煩也明年夏除洺州防禦使時歲歉民飢楊庭諭蓄積之家令出所餘以糴之飢者獲濟洺人為之立石頌德改陝西西路轉運使表乞致仕上曰楊庭能幹者也當何

如右丞劉瑋言其疾遂許之卒年六十七

贊曰費摩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沃呼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而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繩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為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骭骹賀揚庭骨鯁大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亶

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薄晚以諭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黜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閻公貞字正之大興宛平人大定七年擢進士第調朝邑主簿由普潤令補尚書省令史察廉升同知亳州防禦事改中都左警巡使以政績聞遷同知武定軍節度使明昌初召為大理正累進大理卿承安元年遷翰林侍讀學士仍兼前職命與登聞檢院賈益同看讀陳言

文字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密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為法家之祖云

焦旭字明銳沃州栢鄉人第進士調安喜主簿再轉大興令攝左警巡事以杖親軍百人長有司議其罪當杖決世宗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贖改良鄉令世宗幸春水見石城玉田令皆年老不治謂宰臣曰縣令最親民當得賢才幾旬尚如此天下可知矣平章政事石琚薦旭幹能可甄用上

然之召為右警巡使旭為人剛果自任不避權勢初旭部民訴良旭以無文據付本主道逢監察御史訴其事語涉訛亂即收付旭旭釋之不問為御史所劾削官兩階杖百八十出為大名府推官尋授右三部檢法司正代韓天和為監察御史時御史臺言監察糾彈之司天和諸科出身難居是職上命別舉中丞李晏薦旭剛正可任遂授之而改天和護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寧右丞相襄請上出獵旭劾奏其非上慰諭之為罷獵明

昌元年登聞鼓院初設官宰執奏司諫郭安民補闕許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遷都水監以治河防勞進官一階授西京路轉運使卒旭性警敏練達時政與王脩劉仲洙輩世稱能吏云

劉仲洙字師魯大興宛平人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簿香河酒稅使再調深澤令縣近滹沱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洙極力護塞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震驚仲洙率縣卒生執其一餘衆遂潰旦日撩捕皆獲尋以

廉能進官一階陞河北西路轉運司支度判官入為刑部主事六遷右司員外郎俄轉吏部世宗謂宰臣曰人有言語敏辯而庸常不平者有語言拙訥而才智通達存心向平者如劉仲洙頗以才行見稱然而口語甚訥也右丞張汝霖曰人之若是者多矣願陛下深察之二十九年出為祁州刺史以六善為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寃上書力辯帝從之廼復穀官

爵而黨禁遂解明昌二年授并王傳兼同知大同府事
尋改平陽移德州防禦使轉運郭邦傑節度李晏皆舉
仲洙以自代陞為定海軍節度使歲飢仲洙表請開倉
未報先為賑貸有司劾之罪以贖論時仲洙兄仲淵以
罪責石州仲洙上書請以菜易石朝廷義而不許久之
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聽泰和八年卒年七十五仲洙
性剛直果於從政尤長於治民所在皆有功迹蓋一時
之能吏云

李完字全道朔州馬邑人經童出身復登詞賦進士第
調澄城主簿有遺受民為立祠用廉遷定襄令召補尚
書省令史時以縣令闕人廉問世宗選能吏八人按行
天下完其一也明昌初年為監察御史故事臺令史以
六部令史久者補吏同類皆莫肯舉劾完言尚書省令
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純取進
士天下以為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
官辟用上納其言擢尚書令都事出為同知橫海軍節

度使事河間府治中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軍民無問語陞沁州刺史仍以璽書褒諭遷同知廣寧府初遼濱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皆誣服提刑司疑其寃以獄畀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北京臨潢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尋授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長於吏治所至姦惡屏迹民皆便之

馬百祿字天錫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會初第進士累

遷翰林修撰坐田穀黨免官迨世宗朝解黨禁復召用
馬百禄幼志學事繼母以孝聞登大定三年詞賦進士
第調武清主簿由龍山令召補尚書省令史不就改權
貨副使平陽府判官入為國子博士朝廷以宰縣日清
白有治迹特遷官一階升同知北京路轉運事委錄南
北路刑獄所至無冤召為尚書戶部員外郎與同知河
北東路轉運事季京為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遷耀
州刺史吏民畏愛提刑司以狀聞授韓王傳同知安府

軍節度事俄改兼同知興平軍以提刑司復舉廉升孟州防禦使再遷南京路提刑使御史臺以剛直能幹聞轉知河中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謚曰貞忠

楊伯元字長卿開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進士第調鄆城主簿升榆次令召為大理評事累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用廉超授同知河東北路轉運事入為尚書刑部員外郎以憂免起為遼州刺史明昌元年移州州久之擢工部侍郎四遷安武軍節度使奉和三年致仕卒伯元

以才幹多被委任凡兩為推排定課使累為審錄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遣決明辯多中理賜諡曰達

劉璣字仲璋益都人也登天德三年進士第大定初為太常博士改左拾遺兼許王府文學璣奏王府事世宗責之曰汝職掌教道何預奏事因命近侍諭旨永中曰卿有長史而令文學奏事何也後勿復爾累除同知漕運司事嘗奏言漕戶顧直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貫世宗是其言

授戶部員外郎條上便宜數事世定謂宰臣曰璣言河堤種柳可省每歲隄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前後戶部官往往偷延歲月如璣者不可多得卿等議其可者行之之璣向言漕運省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以勸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擢濰州刺史徙知濟州未幾遷同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訴良者左降管州刺史世宗謂宰臣曰璣為人何如參知政事程輝曰璣執強跋扈嘗追濟南府官錢以至委曲生意而害及平

民上曰朕聞璣在北京凡奴隸訴良不問契券真偽輒放為良意欲徼福於冥冥則在己之奴何為不放又曰璣放朕之家奴意欲以此邀福存心若是不宜再用明昌二年入為國子司業乞致仕不許轉國子祭酒尋擢太常卿以昏耄不任職為御史臺所糾罷永安二年卒年八十二兄琬

琬字伯玉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補閤門祗候遭父喪求終制會海陵篡立不許改充護衛海陵忌宗室琬坐與

往來斥居鄉里世宗即位琬晝夜兼馳上謁世宗大悅
以為護衛十人長往招宗敘白彥敬赫舍哩志寧皆相
繼來附還報上喜其有功呼其小字而謂之曰太平所
至度幾能贊朕至太平矣改御院通進與烏居仁等往
南京發遣六官百司琬建議留尚書右丞赫舍哩良弼
經畧淮右餘皆北來詔從之丁母憂起復三遷武庫署
令車駕幸西京留琬為中都總管判官再輔近侍局使
遷太子少詹事兼事進使賜襲衣未幾為陝西統軍都

監賜廐馬金帶皇太子以馬與幣為贐召為同知宣徽院事遷太子詹事右宣徽使與張謹言典領昭德皇后園陵襄事太子贈以廐馬轉左宣徽使以疾求補外除定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瑋為同知宣徽院事琬朝辭上曰卿舊臣今補外寧不惻然東萊瀕海風物亦佳卿到必得調養朕用卿弟在近密如見卿也仍賜廐馬金帶綵十端絹百匹卒官年五十七琬樞過京畿敕有司致祭賻銀三百兩重綵三十端

康元弼字輔之大同雲中人幼敏學善屬文登正隆二

年進士第調汝陽簿改崇義軍節度判官由垣曲縣令

補尚書省令史累遷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召為大

理丞大定二十七年河決曹漢間瀕水者多墊溺朝廷

遣元弼往視相其他如盎而城在盎中水易為害請命

於朝以徙之卒改築於北原曹人賴焉出為弘州刺史

閱歲授大理少卿先是衛城為河所壞增築蘇門以寓

州治水既退民不樂遷欲復歸衛於是遣元弼按視還

言治故城便遂復其舊轉祕書少監兼著作郎改通州
刺史兼領漕事章宗立尊孝懿皇后為皇太后以元弼
舊臣詔充副衛尉再轉大理卿以喪去起復為尚書刑
部侍郎兼鄆王傳遷南京路轉運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伊喇益字子遷本名托摩布中都路呼喇圖明安人也
以廕補國史院書寫積勞調徐州錄事召為樞密院知
法三遷為翰林修撰時北邊有警詔百官集尚書省議
之大尉克寧銳意用兵益言天時未利宜俟後圖御史

臺舉益剛正可任遂兼監察御史未幾改戶部員外郎
明昌三年畿內飢擢授霸州刺史同授刺史者十一人
既入謝詔諭之曰親民之職惟在守令比歲民饑故遣
卿等往撫育之其資序有過者有弗及者朕不計此但
以材選爾其知之既至首出俸粟以食飢者於是倖以
下及郡人遞出粟以佐之且命屬縣視以為法多所全
活郡東南有堤久頽圯水屢為害益增修之民以為便
為益立祠升遼東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詔以泗

州當使客所經守臣宜擇人宰臣進擬數人皆不合上
意上曰托摩布近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禦使召為尚
書戶部侍郎尋轉兵部屬羣牧人叛命益同殿前都點
檢充往戶部之承安二年遼鄙弗寧上御便殿召朝官
四品以上入議益謂守為便天子之兵當取萬全若王
師輕出少有不利用惟損大國之威恐啟敵人侵玩之
心出為山東西路轉運使有敕使按鷹于山東益奏乞
止今調於近甸何必驚遠方耳目書聞上命有司治使

者罪遷河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不任職委所屬上司體訪州府長貳幕職許互相舉申益上言以為傷禮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別生姦弊乞止令按察司糾劾似為得體又言隨路點軍官與富人飲會公通獻道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內犯罪究治上皆納焉泰和二年卒於官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難矣焦旭畿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罹深憲

大臣請人主游獵劾奏其非為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
焉李完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臺令史一事元弼論曹
衛兩城各當其可馬百禄初黨廢晚著治跡劉劉璣初
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遭遇不同而百
禄求福不回非璣所及也劉璣以大定之立馳赴行在
雖終身榮寵蓋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伊
喇益剛而敢言益以克寧北代為不可仲洙釋田穀黨
禍三十家語曰剛毅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金史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四十

金史卷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

完顏匡

本名蘇色

完顏綱

本名元努

完顏鼎努

完顏匡本名蘇色始祖九世孫事幽王允成為其府教
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凌阿愿
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閱月愿啟顯

宗曰幽王府教讀完顏蘇色徐王府教讀布薩額爾克
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子須用淳謹者
已而召見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
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
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
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
擇曰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
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

習國語因賜酒及綵幣項之世宗詔匡額爾克俱充太子侍讀寢殿小底圖們玖珠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玖珠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紂死殷為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為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

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遲玖珠至問曰何以後也玖珠以對顯宗嘆曰不以女直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玖珠曰論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顯宗嘗謂中侍局都監富察扎拉曰入殿小底完顏思楚侍讀完顏蘇色與我同族汝知之乎對曰不知也顯

宗曰蘇色始祖九世孫恩楚博和哩之世也其始祖兄弟
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顯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教章
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
立滿朝疑懼獨先啟策徂征三秦震驚來附富平百萬
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雨春暘神化周浹春生冬藏益
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陝西大破張浚于富
平也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侑觴
世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

帝實錄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命侍讀蘇色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樂豈有量哉卿等亦當誦習毋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酒行極歡乙夜乃罷二十五年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二月甲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棣州防禦使巴濟拉國史院編修官瓜爾佳衡國子助教尼瑪哈鑑進稟策

題問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
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匡已
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匡曰臣熟觀策問敷教
措刑兩事不詳振紀綱一句祇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
顯宗命匡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匡曰編修衡助
教鑑長於選校必不能中已而匡果下第顯宗惜之謂
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刪去
李晏執不可今果誤人謂侍正錫克德肆嘉努唐古哈

達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十布薩額爾克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匡與額爾克俱為侍讀匡被眷遇特異顯宗謂匡曰汝無以額爾克登第快快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為皇太孫匡仍為太孫侍讀二十八年匡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讀如

故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長歷本局副使局使提點太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權更名弼以避宋祖諱事載本紀遷秘書監仍兼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撫州河北西路轉運使溫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匡以馬幣為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費監察御史姬端修劾之上方委匡以邊事遂寢其奏三年入奏邊事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進世宗寶

錄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為外臺匡與司

空裏叅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朝舊無提刑司皇統

大定間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達

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

舉之權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採訪廉能之任

歲遣監察體察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其議於是監察

體訪之使出矣初匡行院于撫州漳格將攻邊境會西

南路通事洪果安春使烏都溫部偵知其謀奔告行院

為備迎擊漳格敗其兵安春與八品職遷四官匡遷三
官匡奏乞以所遷三官讓其兄奉御賽音上嘉其義許
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穆昆宋主相韓侂冑侂冑嘗再
為國使窺知朝廷虛實及為相與蘇師旦倡議復讎身
執其咎繕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邊將小
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確山界奪民馬
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貲持其
印去遂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謀者李忤俊襄陽

軍卒忤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忤言促曹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修建康宮勸宋主都建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為之備詔平章政事布薩揆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遺書宋人曰奈何興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宋人將啟邊釁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

自救不暇恐不敢敗盟。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烏延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為小寇。上問叅政思忠、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匡烏延合上以為然。及河南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使宋還，奏宋主修敬有加，無他志。上問匡曰：於卿何如？匡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今乃中變邪？匡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布薩

揆還朝六年二月宋人陷散關取泗州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布薩揆行省事于汴制諸軍頃之以匡為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布薩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汭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鄧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庫哩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克遜尼敦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諳達取隨州烏庫哩慶壽扼赤

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
鄧城樊城戍兵皆潰賜詔獎諭戒諸軍毋虜掠焚壞城
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
荊山等縣副統芬徹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
萬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
闢土宇彼恃漢江以為險阻箠馬而渡如涉坦途荆楚
削平不為難事雖天祐順亦卿籌畫之効也益宏遠圖
以副朕意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

事右副元帥如故吳曦以蜀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顏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碛遂取穀城縣布薩揆得疾遂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圍襄陽士卒疾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副元帥賜宴於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為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於汴京初布薩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盜乃購得韓侂冑族人元靚使行間於宋元靚渡

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密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冑
見兵屢敗以為憂欲乞盟無以為請得密奏即命遣人
護元覲北歸因請議和密使其屬劉祐送元覲申和議
於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密諭
丘密使歸罪邊將以請焉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
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遣朱致
和吳玠李大性李壁來侂冑得報大喜過望乃召張巖
於建康罷為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

李壁已為叅政不可遣朱致和吳瑄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柙來至濠州匡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柙以宋主侂冑情實為請依靖康二年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國增歲幣為三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柙至汴以侂冑書上元帥府匡復詰之柙懇請曰此事實出朝旨非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冑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

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冑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於是廷議諸軍已取闕隘不可與王柙以宋叅政錢象祖書來略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為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於始今皇帝全之於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相依今川陝闕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為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

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隙既開和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
不黽勉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宜不
敢固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
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
於用兵止緣侂冑啟釁生事迷國罔上以至於斯是以
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使
斬送侂冑是未知其已死也侂冑實本庸愚怙權輕信
有誤國事而致侂冑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冑

尚力庇之囑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
斬首儻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祇備師旦
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
一家叔姪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關其間遂成嫌間一
旦猶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
可銷釋奚必較鉗銖毫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
為首尾關隘繫蜀安危敢望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
息肩之期四方無兵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願是時陝西

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王柝狀稟如蒙歸川

陝關隘韓侂冑首必當函送遵上國之命匡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餽餉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

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報曰侂冑渠魁既請函
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匡乃遣王柟還復書曰宋國負
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示訓
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鎮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
如能斬送韓侂冑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冑已死
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紿如此至於犒軍銀兩欲
俟歸闕隘然後祇備是皆有拂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
歸還川陝闕隘其韓侂冑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

胄首者本欲易南地陝西關隘不預焉王柁所陳亦非
元畫事理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為念已貫宋
罪關隘區區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胄首陝西關隘
可以還賜今聖訓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曲從之意
追修誓書齋遣通謝人使赴關王柁之歸也臣要以先
送叛亡驅掠然後割賜淮南川陝及彼誓書草本有犯
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體制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
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

晚邊民連歲流離失所扶攜道路即望復業過此農時
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
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聖旨如能斬送韓侂
冑首沿淮之地竝依皇統大定已畫為定又睹今來聖
旨既能送侂冑首陝西關隘可併還賜以此仰見聖慈
寬大初無必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交界之語誓
書草本添改處先錄本齋呈并將侂冑首函送及管押
納哈塔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還欲望上體大金皇帝

畫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陝西所屬侯侂胄首到界上即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陝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真揚間伺候嘉報迺遷前去界首以俟取接匡得錢象祖書即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請稱臣割地尚且濶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撤還川陝關隘候歲幣犒軍銀兩至下蔡晝日割

賜匡得詔書即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侂冑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匡遣平南撫軍上將軍赫舍哩貞以侂冑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戶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圖克坦鏞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御應天門立黃麾仗受宋馘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馘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竿旂冑師旦首并二人畫像於通衢百姓縱觀然後

漆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匡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
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為
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謝使許奕吳衡等入見癸未以
宋人請和詔天下十一月丙辰章宗崩匡受遺詔立衛
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衛王承世宗之遺體鍾厚慶於
元妃人望所歸歷數斯在今朕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
公之意付畀寶祚即皇帝位於樞前載惟禮經有嫡立
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

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
巳衛紹王即位戊午章宗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
年四月平章政事布薩端左丞孫即康奏承御賈氏產
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
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大漸匡與元妃俱受
遺詔立衛王匡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匡拜尚
書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匡事顯宗深被恩遇
自章宗幼年侍講讀最親幸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

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濟南真定代州
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
為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
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蘇色往
年嘗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為哉

完顏綱本名元努字正甫明昌中為奉御累官左拾遺
詔三人口置巴納綱上疏諫疏中有云賊出沒其間詔
尚書省詰問所言不實章宗以綱諫官不之罪遷刑部

員外郎綱言諸犯死罪除名移推相去二百里并犯徒
罪連逮二十人以上者竝令就問曾經所屬按察司審
讞者移推別路官亦依上就問凡告移推之人皆已經
本路按察審訖即當移推別路按察司部分廣濶如上
京路移推臨潢路最近亦往復二三千北京留守司
移推西北路招討司最近亦須數月乞依舊制令移推
官司追取其人歸問從之故事使夏國者夏人饋贈禮
物視書幾道以為多寡泰和元年綱為賜夏主生日使

章宗命齊三詔左司員外郎孫椿年詔奏為一道尋自

陳首上責宰臣曰椿年忽略卿等奈何不奏也轉工部

郎中上言太府監官兼尚食局官乞於少府監依此例

注能幹官一員兼儀鸞局官儀鸞局官一員兼少府監

官相須檢治從之四年詔綱與喬宇宋元吉編類陳言

文字綱等奏凡闕陟宮庭及大臣者摘進其餘以省臺

六部各為一類凡二十卷遷同簽宣徽院事六年與宋

連兵陝西諸將頗相異同以綱為蜀漢路安撫使都大

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叅決西事調羌兵之未附者於是知鳳翔府事完顏昱同知平涼府事富察秉鉉分駐鳳翔諸隘通遠軍節度使承裕秦州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知臨洮府事舒穆魯仲溫駐臨洮同知臨洮府事彰化軍節度副使巴噶罕備鞏州諸鎮乾州刺史完顏思忠扼六盤陝西路都統副使沃勒雅喇京兆府推官富察秉彛戍虢華扼潼關蒲津陝西都統完顏忠本名紐掄同知京兆府事烏庫哩充州守京兆要害以鳳翔

臨洮路蕃漢弓箭手及緋翹軍散據邊陲緋翹軍名也元帥右監軍充右都監富察貞分總其事宋吳曦以兵六千攻鹽州鞏州戍將完顏王善隊校布薩祿錦明安龍廷常擊走之斬首二百級七月吳曦兵五萬由保坌姑蘇等路寇秦州承祐璘以騎千餘擊之曦兵大敗追奔四十里曦別兵萬人入來遠鎮珠格高琪破之青伊克者吐蕃之種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呼里族帥曰埒爾錦據古疊州有四十三

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戶東鄰宕冒北接臨洮積石南行
十日至笋竹大山蓋蠻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
論道里以日計之埒爾錦卒子額爾袞嗣宋不能制縻
以官爵傳六世至青伊克尤勁勇得衆以宋政令不常
有改事中國之意曹佛哩為洮州刺史佛哩材武有智
策能結諸羌青伊克畏慕佛哩以父呼之請舉國內附
朝廷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明昌間屬羌伊
伯殺郡佐反是時綱為奉御奉詔與曹佛哩計事因召

青伊克會兵擊破伊伯曹佛哩遷同知臨洮尹兼洮州

刺史子普賢為洮州管內巡檢使綱屢以事至洮佛哩

每謂綱言青伊克願內屬出其至情綱輒奏之上終不

納及綱部署陝西上密勅經略西事於是曹佛哩已死

普賢為懷羌巡檢使綱至洮馳召普賢攝同知洮州事

普賢傳箭入羌中青伊克大喜率諸部長籍其境土人

民詣綱請內屬綱奏其事上以青伊克為疊州副都總

管加廣威將軍詔青伊克曰卿統有部人世為雄長嚮

風慕義背偽歸朝願効純誠恒輸忠力緬懷嘉矚式厚
褒旌覽卿進上所受偽牌朝廷之馭諸蕃固無此例欲
使卿有以鎮撫部族增重觀望是以特加改命賜金牌
一銀牌二到可祇承服我新恩永為藩衛曹普賢真授
同知洮州事綱遷拱衛直都指揮使遷三階安撫都大
提舉如故以商州刺史烏庫哩袞州領曹普賢押領青
伊克勾當詔曰完顏綱初行時汝未知朝廷有青伊克
之事獨言可以招撫必獲其用既而果來效順今汝勿

以青伊克兵勢重大卑屈失體亦勿以蕃部而藐視之
九月詔安慰陝西略曰京兆鳳翔臨洮三路應被宋兵
逼脅背國從偽或沒落外境若能自歸者官吏依舊勾
當百姓各令復業元拋地土依數給付及受宋人旗榜
結構等或值驚擾因而避役逃亡未發覺者許令所在
官司陳首竝行釋免更不追究軍前可用之人隨宜任
使限外不首復罪如初宋程松遣別將曲昌世襲方山
原自率兵數萬分道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關是日

大霧四塞既又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知
宋兵來松遂據之富察貞遣行軍副統費摩阿里同知
隴州事完顏布倫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萬戶鄂屯薩
噶爾瑪克美原縣令珠格哈達別將壯士五百間道潛
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破之貞乃
分遣珠格哈達部將完顏出軍努率兵千人出黃兒谷
取和尚原同知會州事鈕祐祿納恰押軍明安鈕祐祿
薩哈率千人出大寧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七百由中

路取龍門等關程松已焚閣道貞且修道且進兵至小
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令行軍副統費摩阿
里為疑兵潛遣明安胡信率甲士五十人繞出其後反
擊之宋兵大亂遂斬廷於陣宋兵走二里關復敗宋將
彭統領宋兵走龍門追擊大破之哈達乘夜潛登和尚
原絕頂宋人驚以為神皆散走破其衆二千生獲數十
人納恰斬木開道以登西山再與宋兵遇皆敗之遂盡
復故地宋吳曦將馮興楊雄李珪以步騎八千人入赤

谷將寇秦州承裕完顏璘河州防禦使富察秉鉉逆擊破之宋步兵趨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分兵躡宋步兵宋步兵據山搏戰部將唐古安塔哈率二百騎馳擊之甲士蒙克挺身先入其陣衆乘之宋步兵大潰殺數百人追者至皂郊城斬首二千級明安巴恬努追宋騎兵殺千餘人馮興僅以身免楊雄李珪為金軍所殺十月綱以蕃漢步騎一萬出臨潭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富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舒穆魯仲溫以隴右步

騎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初吳玠
吳璘俱為宋大將兄弟父子相繼守西土得梁益間士
衆心璘孫曦太尉昭武軍節度使成都潼川府夔利等
川路宣撫副使泰和六年出兵興元有窺闕隴之志誘
募邊民為盜遣謀以利餌鳳翔卒溫昌結三虞候軍為
內應昌詣府上變曦遣諸將出秦隴間與綱等諸軍相
拒上聞韓侂冑忌曦威名可以間誘致之梁益居宋上
游可以得志於宋封曦蜀國王鑄印賜詔詔綱經略之

其賜曦詔曰宋自佶桓失守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
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璘嗣有
大勲固宜世胄大帥遂荒西土長為藩輔誓以河山後
裔縱有欒廩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
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於今卿家專制蜀漢
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
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
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聽每一思之

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故智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勲見疑於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為福建萬世不朽之業哉今趙擴昏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招納叛亡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遽行討伐姑遣有司移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陲攻

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為讎人百其

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亡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江問罪
長驅竝驚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英偉
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
境不為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
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
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
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可領也綱次臨江被詔進至

水洛訪得曦族人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持詔間行
諭曦曦得詔意動程松尚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
以蔽匿其事松兵既敗曦乃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圓與
端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錄事張仔會吳曦於興州
置口曦言歸心朝廷無他張仔請以告身為報曦盡出
以付之仍獻階州朝廷以曦初附恃中國為援欲先取
襄陽以為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先攻襄陽詔略
曰陝西一面雖下四州吳曦之降朕所經略自大軍出

境惟卿所部力戰為多方之前人無所愧謝今南伐之事

責成卿等區區俘獲不足羨慕果能為國建功豈止一

身榮寵後世子孫亦保富貴匡得詔乃移兵趨襄陽十

二月曦遣果州團練使郭澄仙人闕使任辛奉表及蜀

地圖志吳氏譜牒來上七年正月召綱赴京師以為陝

西宣撫副使進三階還軍吳曦遣郭澄進謝恩表誓表

賀全蜀歸附三表親王百官稱賀朝廷以詔荅之并賜

誓詔郭澄朝辭諭澄曰汝主效順以全蜀歸附朕甚嘉

之然立國日淺恐宋兵侵軼人心不安凡有當行事務已委宣撫完顏綱移文計議或有緊急即差人就去講究大定間汝主嘗以事入覲今亦多歲朕嘉汝主之義懷想不忘欲得其繪像如見其面今已遣使封冊俟回日附進可以此意歸諭汝主詔以同知臨洮府事珠格高琪為封冊使翰林直學士喬宇副之詔高琪曰卿以邊面宣力加之讀書蜀人識卿威名勿以財賄動心失大國體檢制隨去奉職勿有違枉生事項之宋安丙殺

吳曦上聞曦死遣使責綱詔曰曦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曦重既不據關復撤兵使丙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於是詔贈曦太師命德順州刺史完顏思忠招魂葬於水洛縣以曦族兄端之子為曦後詔諭陝西軍士略曰汝等爰自去冬出疆用命擐披甲冑冒涉艱險直取山外數州比之他軍實有勤効界外屯駐日久負勞苦思賞未行有司申奏不明以致如此朕已令增給賞物以酬爾勞惟是餘賊未殄猶須經略眷我

師徒久役未解深懷憫念寤寐弗忘汝等益思體國之

忠奮敵愾之勇協心畢力建立功勲高爵厚祿朕所不

吝宋人復陷階州西和州綱至鳳翔詔撤五州之兵退

保要害五州之民願徙內地者厚撫集之以近侍局直

長為四川安慰使富察貞撤黃牛戍宋安丙乘之連兵

來襲遂陷散關鞏州鈐轄完顏愛實死之詔奪綱官一

階降兵部侍郎權宣撫副使遣戶部侍郎尼瑪哈懷忠

按治綱以下將吏懷忠未至陝西綱貞遣兵潛自昆谷

西山養馬澗入四面攻之復取散關斬宋將張統領於
團練網遣使奏捷詔書獎諭貞等釋不問八年宋獻韓
侂冑蘇師旦首詔以陝西關隘還之宋罷兵網還京師
是歲章宗崩衛紹王即位除陝西路按察使累官尚書
左丞至寧元年行省事於縉山圖克坦鎰使人謂曰高
琪駐兵縉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若
益兵為便網不聽圖克坦鎰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措畫
已定彼之功即行省之功網不從網至縉山遂大敗呼

沙呼斬關入中都遷衛紹王於衛邸命綱子安和作家
書使親信人召綱綱至囚之憫忠寺明日押至市口使
張霖卿數以失四川敗縉山之事殺之貞祐四年綱子
權復州刺史安和上書訟父冤略曰先臣綱在章宗時
招懷西羌青伊克等十八部族取宋五州吳曦以全蜀
歸朝呼沙呼無故見殺奪其官爵詔下尚書省議謹按
元年詔書云呼沙呼屢害良將正謂綱輩也乃追復尚
書左丞弟鼎努

鼎努與兄綱俱知名充護衛除平涼府判官累官同知
真定府從平章政事布薩揆伐宋加平南虎威將軍兵
罷遷河南東路副統軍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入為右副
點檢大安二年遷元帥右都監救西京改震武軍節度
使元帥鄂屯襄敗績鼎努坐失期及不以軍敗實奏降
河州防禦使遷鎮西軍節度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
宣宗即位改知歸德府貞祐二年改知河南府兼河南
副統軍尋遷河南統軍使兼昌武軍節度使請內外五

品以上舉能幹之士充河北州縣官改簽樞密院事殿
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復為簽樞密院事行
院事兼知歸德府事改兼武寧軍節度使行院於徐州
召為刑部尚書參知政事興定三年薨

贊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
此以為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彊智疎蘇師旦謀淺
任大函首燕薊南北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
泰和終之功臣然匡隳志於大安綱罔難於至寧富貴

之惑人乃如此邪



金史卷九十八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棧生

謄錄監生臣楊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金史卷九十九至一百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三百四十一

金史卷九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三十七

圖克坦鎰

本名安春

賈鉉

孫鐸

孫卽康

李革

圖克坦鎰本名安春上京路蘇蘇保子明安人父烏尼
音北京副留守鎰頴悟甫七歲習女直字大定四年詔

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圖克坦子溫進
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進史託西漢書詔
頒行之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特赫提克
德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鑑在選中最精詣通契丹大小
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樞密使完顏思敬請教女直
人舉進士下尚書省議奏曰初立女直進士科且免鄉
府兩試其禮部試廷試止對策一道限字五百以上成
在都設國子學諸路設府學並以新進士充教授士民

子弟願學者聽歲久學者當自衆卽同漢人進士三年

一試從之九年八月詔策女直進士問以求賢為治之

道侍御史完顏佛寧太常博士李晏應奉翰林文字阿

布哈德甫伊喇傑中都路都轉運副使奚醯考試鎡等

二十七人及第鎡授兩官餘授一官上三人為中都路

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十五年詔譯諸經著作佐

郎溫特赫提克德編修宗壁尚書省譯史阿嚕吏部令

史楊克忠譯解翰林修撰伊喇傑應奉翰林文字伊喇

履講究其義鎰自中都路教授選為國子助教左丞相
赫舍哩良弼嘗到學中與鎰談論深加禮敬丁母憂起
復國史院編修世宗嘗問太尉完顏守道曰圖克坦鎰
何如人也守道對曰有材力可任政事上曰然當以劇
任處之又曰鎰容止溫雅其心平易久之兼修起居注
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
大悅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卽位遷左諫議大夫
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為御史中丞無何拜參知政事

兼修國史鑑言人生有欲不限以制則侈心無極今承平日久當慎行此道以為經久之治章宗銳意于治平鑑上書其略曰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為治也必曰稽于衆舍已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卹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

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
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
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矣進尚書右丞修
史如故三年罷為橫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使知
平陽府事先是鄭王永蹈判定武軍鎬王永中判平陽
府相繼得罪連引者衆上疑其有黨或命節度定武繼
又知平陽焉改西京留守永安三年改上京留守五年
上問宰臣圖克坦鎡與崇浩孰優平章政事張萬公對

曰皆才能之士鎡似優鎡有執守崇浩多數耳上曰何謂多數萬公曰崇浩微似趨合上曰卿言是也頃之鎡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淑妃李氏擅寵兄弟恣橫朝臣往往出入其門是時烈風昏曠連日詔問變異之由鎡上疏略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搢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毀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

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
福祿荐臻矣因論為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日正臣下之
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
哉其用人也德器為上才美為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
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
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
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飾虛詞鉤
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

惑於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為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時弊上雖納其說而不能行上問漢高帝光武優劣平章政事張萬公對曰高祖優甚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沉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上默然鎰蓋以元

妃李氏隆寵過盛故微諫云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五年改南京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布薩揆行省河南陝西元帥府雖受揆節制實顯方面上思用謀臣制之由是升宣撫使一品鎰改知京兆府事克宣撫使陝西元帥府竝受節制詔曰將帥雖武悍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獪亦資算勝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故有此寄宜以長策御敵勵兵撫民稱朕意焉鎰言初置急遞鋪本為轉送文牒今一切乘驛非便上

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鋪官自中都至真定平陽置者
達于京兆京兆至鳳翔置者達于臨洮自真定至彰德
置者達于南京自南京分至歸德置者達于泗州壽州
分至許州置者達于鄧州自中都至滄州置者達于益
都府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吳曦死宋安丙分兵出
秦隴間十月詔鑑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
勢鑑遣行軍都統沃呼伊囉幹副統巴噶罕完顏果囉
以步騎五千出商州十一月伊囉幹拔鵲嶺關果囉別

將攻破燕子關新道口巴噶罕取小湖關教倉至營口
鎮破宋兵千餘人追至上津縣斬首八百餘級取上津
縣伊囉幹破宋兵二千于平溪將趨金州宋王柁以書
乞和詔鎰召伊囉幹軍退守鶻嶺關八年春宋安丙遣
景統領由梅子溪新道口朱砂谷襲鶻嶺關巴噶罕果
囉擊走之斬景統領于陣是歲罷兵鎰遷特進賜賚有
差改知真定府事大安初加儀同三司封濮國公改東
京留守過關入見衛紹王謂鎰曰卿兩朝舊德欲用卿

為相太尉匡卿之門人朕不可屈卿下之遷開府儀同
三司佩金符充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
政事通吉思忠敗績于會河堡中都戒嚴鑑曰事急矣
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克遜鄂屯將之入衛中都朝廷
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鑑言自用兵以來彼
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
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勇健可以內徙
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伊喇參知政

事梁瑾曰如此是自處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鑑鑑復奏
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
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
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昌桓撫三州衛
紹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
衛紹王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珠格高琪駐兵縉山甚
得人心士樂為用至寧元年尚書左丞完顏綱將行省
于縉山鑑謂綱曰行省不必自往不若益兵為便綱不

聽且行鎰遣人止之曰高琪之功卽行省之功也亦不
聽網至縉山遂敗績烏頃之鎰墜馬傷足在告聞呼沙
呼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相幕皆以軍士守
之不可入矣少頃兵士索人于閭巷鎰乃還第呼沙呼
意不可測方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
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
立之萬世之功也呼沙呼默然而去乃迎宣宗于彰德
呼沙呼既殺圖克坦南平欲執其弟知真定府事銘鎰

說之曰車駕道出真定鎬王家在威州河北人心易搖
圖克坦銘有變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牌奉迎車駕銘
必感元師之恩呼沙呼從之至寧貞祐之際轉敗為功
惟鑑是賴焉宣宗即位進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授中
都路德勒圖世襲明安富爾錦必喇穆昆鑑尚有足疾
詔侍朝無拜明年鑑建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鑑
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按察司撫集不可罷遂止宣宗
將幸南京鑑曰鑾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

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薨詔賻贈從優厚鑑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歎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為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

賈鉉字鼎臣博州博平人性純厚好學問中大定十三年進士調滕州軍事判官單州司候補尚書省令史章

宗為右丞相深器重之除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入為刑部主事遷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改右司諫上疏論邊戍利害上嘉納之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與黨懷英同刊修遼史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庭勅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復上書論山東採茶事

其大槩以為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以揀茶樹執誣小民嚇取貨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上從之承安四年遷禮部尚書諫議如故是時有詔凡奉勅商量照勘公事皆期日聞奏鉉言若如此恐官吏迫於限期姑務苟簡反害事體况簿書自有常程御史臺治其稽緩如事有應密三月未絕者令具次第以聞下尚書省議如省部可即定奪者須三月擬奏如取會案牘卒難補勘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一月結絕

違者准稽緩制書罪之上議置相欲用鉉宰臣薦孫卽

康張萬公曰卽康及第在鉉前上曰用相安問榜次朕

意以為賈鉉才可用也然竟用卽康焉泰和二年興陵

崇妃薨上欲成服苑中行登門送喪之禮以問鉉鉉對

曰故宋嘗行此禮古無是也遂已改刑部尚書泰和三

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輒用黃紙大書勅賜

神針先生等十二字及於紙尾年月間摹作寶樣朱篆

青龍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洽款伏值赦大理寺議

宜准偽造御寶雖遇赦不應原已奏可矣鉉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若偽造不限用泥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偽造御寶非本法意上悟遂以赦原明日上謂大臣曰已行之事賈鉉猶執奏甚可嘉也羣臣亦當如此矣泰和六年御試鉉為監試官上曰丞相崇浩嘗言試題頗易由是進士例不讀書朕令以日合天統為賦題鉉曰題則佳矣恐非所以牢籠天下士也上曰帝王以難題窘舉人固不可欲使自今

積致學業而已遂用之久之鉉與審官院掌書大中漏
言除授事上謂鉉曰卿罪自知之矣然卿久參機務補
益弘多不深罪也乃出為安武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
致仕貞祐元年薨

孫鐸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歷亭縣鐸性敏好學
遼陽王遵古一見器之期以公輔登大定十三年進士
第調海州軍事判官衛縣丞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為右
丞相語人曰治官事如孫鐸必無錯失初即位問鐸安

在有司奏為右都管使宋及還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
言凡上訴者皆因尚書省斷不得直若上訴者復送省
則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斷之上以為然詔登聞檢院凡
上訴者每朝日奉十事詔刊定舊律鐸先奏名例一篇
承安元年遷左諫議大夫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召為中
都路都轉運使初置講議錢穀官十人鐸為選首四年
遷戶部尚書鐸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
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以後凡將

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于治則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國
子司業赫舍哩善才亦言頒行法令絲綸既出尤當固
守上然之泰和二年十二月上召鐸戶部侍郎張復亨
議交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詰難久之
復亨議詘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
加焉三年御史中丞孫卽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
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
唯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効鐸

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軍節度使復為中都轉運使泰和七年拜參知政事蒲陰縣令大中與左司郎中劉昂通州刺史史肅前監察御史王宇吏部主事曹元戶部員外郎李著監察御史劉國樞尚書省都事曹溫雄州都軍馬師周吏部員外郎圖克坦永康太倉使馬良顯順州刺史唐古卓克索巴坐私議朝政下獄尚書省奏其罪鐸曰昂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上悟薄其罪鐸上言民間鈔多宜收斂院務課程及

諸窠名錢湏要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迺漸重鈔比來州縣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乞罷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上覽奏卽詔有司曰可速行之大安初議誅黃門李新喜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衛紹王不察卽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既而復曰後當盡言勿以此介意頃之遷尚書左丞兼修國史議鈔法忤旨猶以論李新喜降濬州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徙絳陽軍

宣宗卽位召赴闕以兵道阻宣宗遷汴鐸上謁于宜村
除太子太師有疾累遣使候問貞祐三年致仕是歲薨
孫卽康字安伯其先滄州人石晉之末遼徙河北實燕
薊八代祖延應在徙中占籍析津實大興仕至涿州刺
史延應玄孫克構遼檢校太傅啓聖軍節度使卽康克
構曾孫中大定十年進士第章宗為右丞相是時卽康
為尚書省令史由是識其人章宗卽位累遷戶部員外
郎講究鹽法利害語在食貨志除耀州刺史入為吏部

左司郎中上謂宰臣曰孫卽康向為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時比也宰臣因曰卽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問年幾何矣對曰五十六歲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平章政事守貞對曰卽康才過之上曰視萬公為通耳由是遷御史中丞初張汝弼妻高圖幹不道伏誅汝弼鎬王永中舅也上由是頗疑永中永中府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里罕嘗語涉不軌詔同簽大睦親府事膏與卽康鞠之第二子實圖美嘗撰詞曲頗輕肆遂

以語涉不遜就逮家奴德格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雲言
我得天下以爾為妃子為大王膏卽康還奏詔禮部尚
書張曄覆訊永中父子皆死時論寃之頃之遷泰寧軍
節度使改知延安府事承安五年上問宰相今漢官誰
可用者司空襄舉卽康上曰不輕薄否襄曰可再用為
中丞觀之上乃復召卽康為御史中丞泰和三年除參
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六年宋渝盟有端大臣猶以
為小盜竊發不足恤卽康與左丞布薩端參政通吉思

忠以為必當用兵上以為然上問卽康參知政事賈鉉
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
缺點畫睿宗廟諱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體若將
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克字合缺點畫如統傍之克
似不合缺點卽康奏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
葉字泚字作泚字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廟諱
上字從未下字從世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
字形止書斜畫沆字鉞字各從口兌悅之類各從本傳

從之自此不勝曲避矣進左丞宋人請和進官一階舊制尚書省令史考滿優調次任回降崔建昌已優調興平軍節度副使未回降卽除大理司直詔知除郭邦傑李蹊杖七十勒停左司員外郎高庭玉決四十解職卽康待罪有詔勿問章宗崩衛紹王卽位卽康進拜平章政事封崇國公大安三年致仕是歲薨遣使致祭

李華字君美河津人父餘慶三至廷試不遂因棄去華穎悟讀書一再誦輒記不忘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真

定主簿察廉遷韓城令同知州事納富商賂以歲課軍
須配屬縣草獨不聽提刑司以為能遷河北東路轉運
都勾判官太原推官丁母憂起復遷大興縣令中都左
警巡使南京提刑判官監察御史同知昭義軍節度事
丁父憂起復簽南京按察事泰和六年伐宋尚書省奏
軍興隨路官差占者別注闕者選補老不任職者替罷
及司縣各存留強幹正官一員草與簽陝西高霖簽山
東孟子元俱被詔體訪三路官員能否籍存留正官行

省行部元帥府差占員數及事故闕員老不任職赴闕
奏事改刑部員外郎調觀州刺史兼提舉漕運陝西
路按察副使大興府治中知府圖克坦南平貴倖用事
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拒之貞祐三年遷戶部
侍郎宣宗遷汴行河北西路六部事遷知開封府事河
南勸農使戶部吏部尚書陝西行省參議官四年拜參
知政事革奏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牽合附會實啓
倖門乞凡斷例勅條特旨奏斷不為永格者不許引用

皆以律為正詔從之是歲大元兵破潼關革自以執政失備禦之策上表請罪不許罷為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胥鼎自平陽移鎮陝西革以知平陽府事權參知政事代鼎為河東行省是時興兵伐宋革上書曰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銳待敵宋雖造釁止可自備若不忍小忿以勤遠略恐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納太原兵後闕食革移粟七萬石以濟之二年宣差鈕祜祿蘇卜實至河東於是晚禾未熟牒行省耕毀清野草奏今歲雨澤

及時秋成可待如令耕毀民將不堪從之十月平陽被圍城中軍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陽霍三州不時至裨將李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革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贈尚書右丞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溥哉圖克坦鑑拱揖一語而宣宗立厥功懋矣賈鉉孫鐸皆舊臣鉉久致仕鐸忤旨衛王皆不復用圖克坦鑑亦外官惟孫卽康詭隨驟至

宰相古所謂斗筭之人卽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
似漢耿育有旨哉貞祐執政李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
際有古人為相之風焉

金史卷九十九